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法]法布尔◎著

昆虫记

彩图故事版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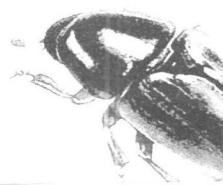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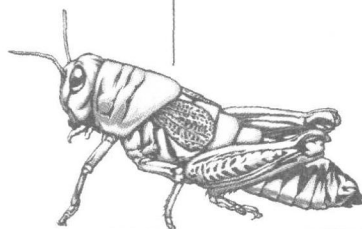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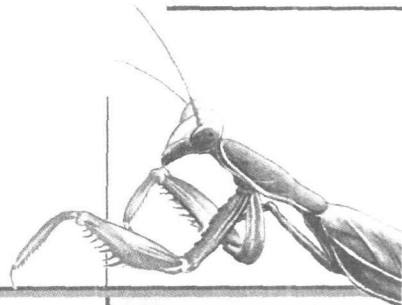
彩图故事版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昆虫记

[法]法布尔◎著

王大文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彩图故事版/[法] 法布尔著; 王大文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6
ISBN 7-80563-961-2

I. 昆… II. ①法…②王… III. 昆虫-普及读物 IV.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30167号

责任编辑 史建
整体设计 
编辑策划 江奇勇
营销策划 彭守晴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荣长海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2300332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北京金红发印刷厂
开本 889×1194mm 1/24
印张 10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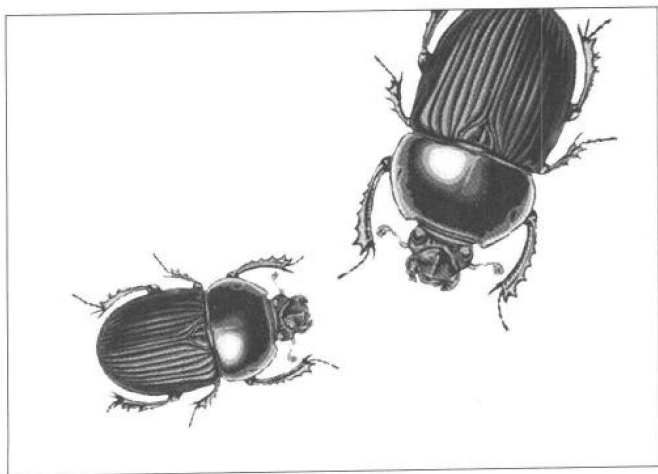
序

止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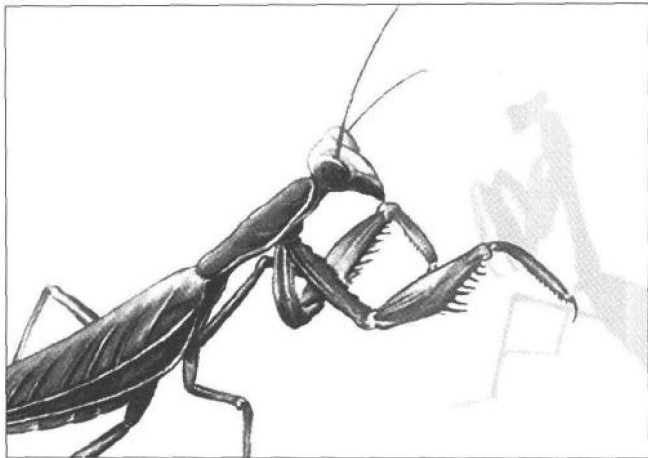
001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此书原名《法布尔的昆虫记》(*Fabre's Book of Insects*),系鲁道夫·斯托尔夫人(Mrs.Rodolph Stawell)根据亚历山大·泰伊克塞伊拉·德马托斯(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的英译本编写,一九二一年在纽约出版。插图十二帧,出自爱德华·朱利叶斯·德特莫德(Edward Julius Detmold)之手。德马托斯生于一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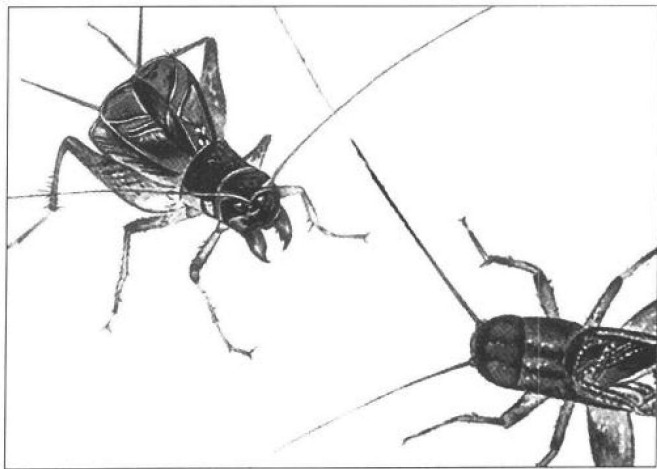
五年，死于一九二一年；德特莫德生于一八八三年，死于一九五七年；斯托尔夫人生平不详，可能也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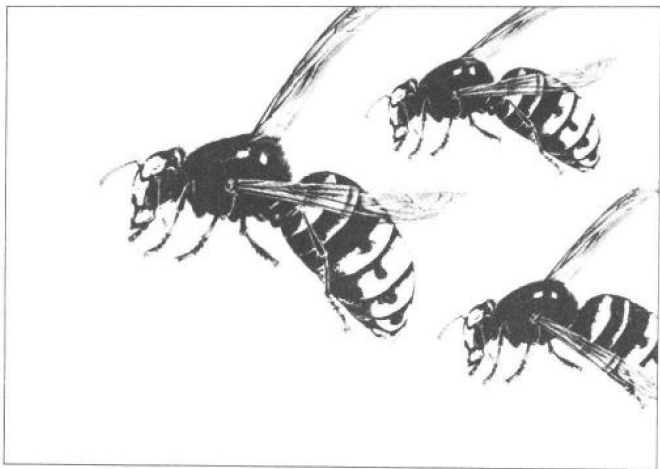
法布尔《昆虫记》中文全译本计二百余万字，此书以篇幅论不过二十分之一；在已有全译本的今日，还要推出此种节本，即便插图精美，译笔流畅，未必就是充足的理由。初次看见这个本子，我也不免有所疑问。缩减原作之举，往往受到非议，但是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文学作品譬如小说，这些事当然干不得；至于《昆虫记》却未必如此，全本节本似乎可以并行不悖。这书我是读过全本的，这回看了这个节本，又把相应章节细细对照一遍，自信斯言不妄。

话头要从全译本谈起。关于《昆虫记》，一向议论很多；对比一己印象，则好处俱已说着，然而有个特点似乎未被留意。前面提到“科学小品”，周作人解释为

“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苦茶随笔·科学小品》),而无关乎篇幅长短;具体落实到《昆虫记》,“内容说科学”尚需稍加说明,即该书并不以全面系统提供有关昆虫的知识为目的,而只涉及作者一己曾经观察且有所发现的若干题目。《昆虫记》写在“哈麻司”(L'Harmas),亦即本书第一章提到的那个“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所得的乐园”;一八七八年出版第一卷,以后大约每三年印行一卷,一九〇七年最后一卷面世。通读一过即可得知,作者是陆续观察、陆续发现和陆续写作的,所记录的是在昆虫世界的漫游历程。梅特林克称其为“昆虫的荷马”,或许正是这个意思。指出这一点来,也就可以进而体会作者的写作动机。与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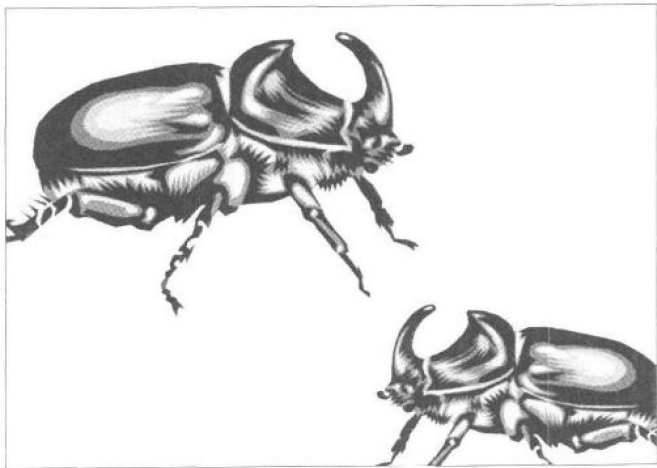
是介绍知识,不如说是描述体验;所以《昆虫记》既不同于一般科学小品,又不同于普通百科全书。法布尔写这书,在我看来多半还是自得其乐。说来也是理应



如此，古往今来不朽之作，哪一部不是类似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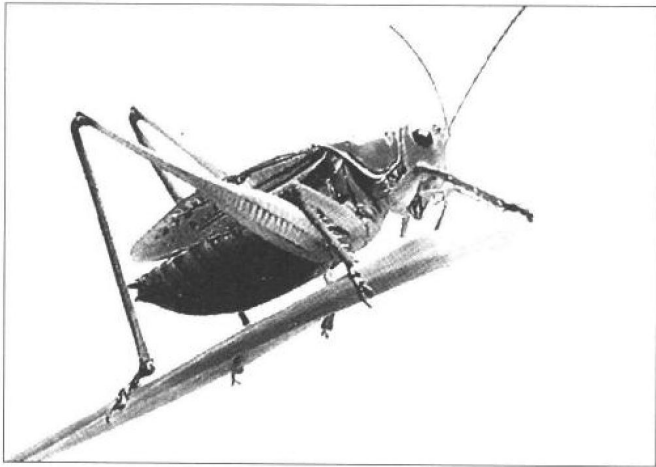
然而一本书问世后总是要有人看的，虽然此处无关动机，只说结果。以《昆虫记》全译本而论，我想读者应该是与作者爱好乐趣相当的人——“爱好”指同样关注昆虫，“乐趣”指愿意照样体验法布尔当初所有体验。后一方面尤其不易，卷帙浩繁倒在其次，作者讲到自己的观察经过与观察对象，往往到流连忘返地步，咱们也得有他这个兴头儿才行。所以读这部大书需要有所准备，无论知识方面，还是阅读方面。这不是用来扫盲的书。作者曾自许“为了而且特别为了少年而著述”，读过全译本后，我对此稍感怀疑，觉得少年读者——确切地说是小学生——一下子未必读得进去，也未必读得下来。这么讲话，当然不是贬抑那本书，抑或轻视这些人，只是强调彼此之间尚且有点距离罢了。法布尔漫游于千奇百怪的昆虫世界之中，这世界

对于今天的孩子，特别是城里的孩子来说，恐怕已是不可企及的所在。周作人有云：“儿时的经验里，因为虫豸的常见与好玩，相识最多也最长久，到后来仍旧有些情分。”（《夜读抄·〈百廿虫吟〉》）我们小时候与昆虫多少还是有缘的，这正是阅读《昆虫记》之必要准备；不过早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除了苍蝇、蚊子、蟑螂和蚂蚁之外，要想见着别种有趣的昆虫，实在很难。《昆虫记》本来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现在认识《昆虫记》却另外需要帮助，难免令人悲哀，可是因此像这样的节本也就派上用场了。全译本是大人买给自己的书，而这是大人买给孩子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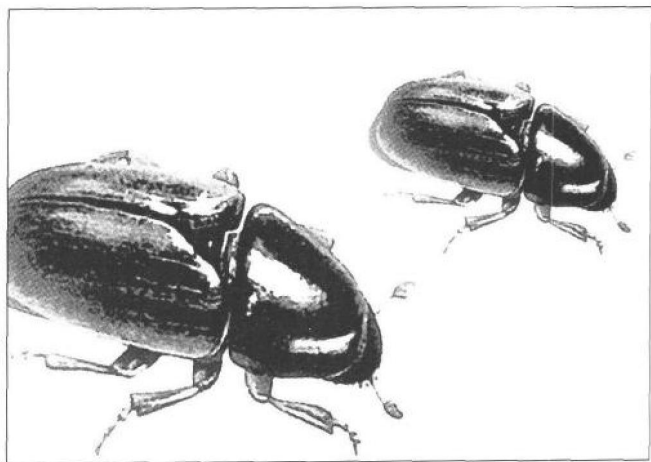


斯托尔夫人所编这个本子，对于希望了解昆虫世界的少年读者来说，的确是很好的入门书。她并非简单地这里那里抽取几章，杂凑成书；遴选的均为引人入胜的故事，此外又下过一番剪裁归并的功夫。譬如

第一章“我的工作和作场”，取自全本卷十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和卷二第一章，原来分散各处的内容，被放到一起述说；第二章“蜣螂”，取自全本卷五前言至第五章，原来近四万字，只剩下五千来字。难得的是动了一番手脚之后，依然葆有几分原作的趣味，而且是孩子很容易领略的趣味。当然不可能取代全本《昆虫记》，但是小读者们如果由此得以建立对本来是人类伙伴之一的昆虫的兴趣，有朝一日愿意进而把那部大书读完，那么这个“彩图故事版”之问世也就是颇有意义的了。



读书是一生一世的事业，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的书，适合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夏行秋令，抑或相反，纵然一己乐意，总归收益有损。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之谈——说是读书经验，实在却是读不上书的经验，譬如眼下这本小书，我就遗憾当年没有机会读到。



现在提供给小学生的读物很多,我觉得就中以尽量满足他们两方面的需求最为重要,亦即分别朝向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书。单以前者而论,记得我在那个年龄,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一概都想知道,只是如前所述,苦于无书可读,日子过得实在乏味暗淡极了。我想此种求知欲望,现在的孩子们一定也有,说来着实很羡慕他们的际遇了。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二日

目 录

序 止庵

第一章 我的工作和作场 001

第二章 蜣螂 009

第三章 蝉 019

第四章 螳螂 031

第五章 黄 043

第六章 泥水匠蜂(即金腰蜂) 055

第七章 被管虫 071

第八章 西班牙犀头的自制 087

第九章 两种稀奇的蚱蜢 097

第十章 黄蜂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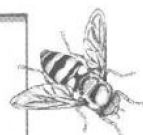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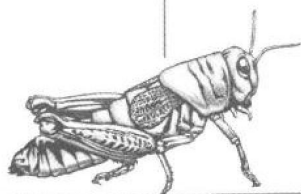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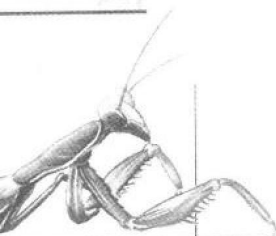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蛴螬的冒险 127

第十二章 蟋蟀 141

第十三章 西绪弗斯 161

第十四章 抱蚁 171

第十五章 虻蝇 185



第一章
我的工作和作场



我

们都有自己的才能和特具的禀性。有的时候,这种禀性,看来好像是从我们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但多数很难追寻它们确实的来源。

譬如,偶尔有个牧童,玩着小石子,加加减减;以后他竟成为惊人的速算家,最后,也许成为数学教授。另外有个孩子,一般儿童在他那样年龄的时候,还只注意玩哩,然而他离开正在游戏的同学,去倾听一种幻想的乐声,这是他独自听到的一种神秘的合奏。他是有音乐天才的。第三个孩子,太小了,也许他吃面包和果酱,还不能不涂到脸上,但是他却非常喜欢把粘土捏成小小的模型,居然还能十分生动。假使他的运气好,将来有一天就会成为著名的雕刻家。

我知道,说自己的事,是顶讨厌的,但是你们还是让我来谈谈吧,以便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的研究工作。

从我最早的孩童时代起,自然界的事物已经很吸引我的注意。假使认为

为我喜欢观察植物与昆虫的天性是从我的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简直是笑话,因为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除了注意他们自己的牛羊以外,一无所知。我的祖父辈,只有一个翻过书本,就连他对于字母的拼法还是很没有把握。至于说我曾有过科学训练,那更谈不到。没有先生,没有指导者,并且时常没有书。不过我只是朝着常常在我面前的一个目的走去:



想在昆虫学上增加一些篇幅。

回忆过去,在很多年前,那时我还是个极小的孩子,刚刚学认字母,然而对于这种初次学习的勇气与决心,非常的骄傲。记得最清楚的,却是我第一次找寻到鸟巢和第一次采集到蕈菌的那种快乐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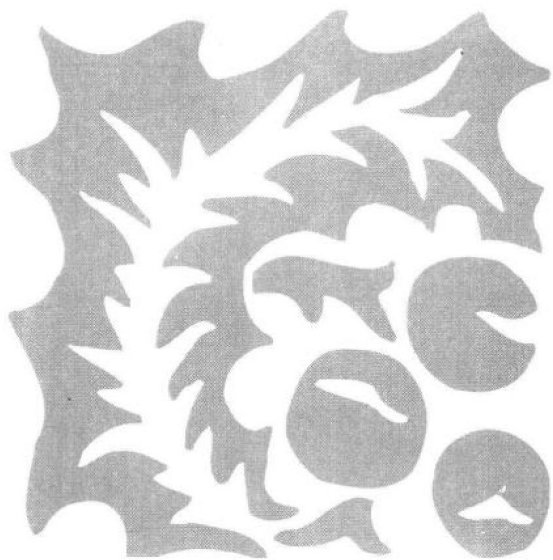
记得有一天,我去爬山,在这山顶上,有一排树林很早就引起我浓厚的兴趣。从我家的小窗里,可以看见它们朝天耸立着,在风前摇摆,在雪里扭腰,我老早就想跑到面前去看个仔细。这一次的爬山,时间很长久,因为草坡峻峭得同屋顶一样。我的腿又很短,所以我爬得很缓慢。

忽然在我的脚下,有一个可爱的小鸟,从大石下它的藏身之处飞起来。不一会,我就找到了它的窠,那是细草与毛做的,里面还排列着六个蛋,具有美丽的纯蓝色,光亮异常。这是我第一次找到的鸟巢,也是小鸟们带给我许多快乐中的第一次。我欢喜极了,于是躲在草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这时候,母鸟很不安地在石上乱飞,“塔克!塔克!”的叫着,表现一种非常焦急的声音。我当时年纪太小,还不能懂得它为什么痛苦,我于是定下一个计划——这真像一头小猛兽的打算,预备先带走一只小蓝蛋,做我的纪念品,两星期后再来,趁这些小鸟还不能飞时,将它们拿走。当我把蓝蛋放在青苔上,很小心的走回家去,路上恰巧遇见一个牧师。

他说:“呵!一个‘萨克锡柯拉’的蛋!你从哪里拿来的?”





我告诉他整个的经过，并且说：“其余的那些，我想等它们孵出来，刚长出嫩毛的时候再拿走。”

从这一次谈话中，我晓得了鸟与兽同我们一样，是各有名字的。

于是我自己问自己：“我那些许多生长在树林里、草原上的朋友们，都是叫什么名字呢？‘萨克锡柯拉’的意思是什么呢？”几年以后，我才晓得“萨克

锡柯拉”的意思是岩石中的居住者，那有蓝色蛋的鸟名叫石鸟。

沿着我们的村庄，有一条小河流过，河的对岸，有一座山毛榉树林，光滑笔直的树干，像柱子一样，地上铺满了青苔。在这座树林里，我第一次采集到蕈菌。它的形状，偶然看去，好像迷途的母鸡生在青苔上的蛋。还有许多别的种类，大小样式和颜色都不同。有些形状像铃铛，有些像熄灯用的罩子，有些像茶杯；有些是破裂的，并且流出奶汁样的泪水；有些当我踏过的时候，变成蓝色的了。还有一种最稀奇的，像梨一样，顶上有一个圆孔，大概是一种烟筒吧？我用指头在下面一戳，就有一股烟从烟筒里喷出来，我装满了一袋子，高兴时就弄它们出烟，直到最后缩成火绒的样子。

以后我又到这个有趣的树林里去了好几次，在乌鸦队里，研究蕈菌学的初步功课。这种采集，在家里是办不到的。

在这种观察自然与做实验的方法之下，我的所有功课，除掉两种以外，差不多都学习过了。从别人那里，只学过两种科学性质的功课，而且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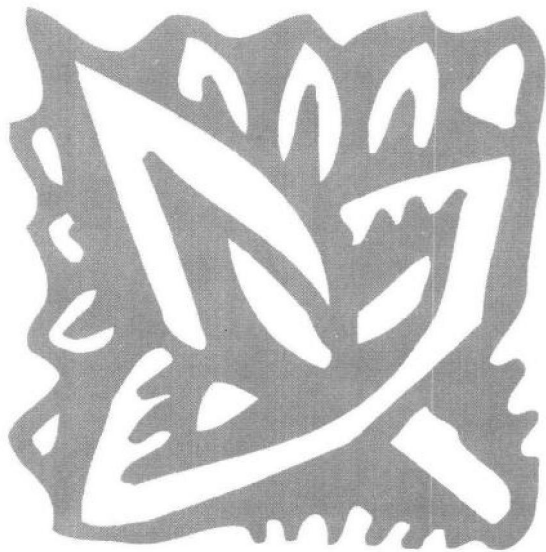
我一生中,也只有此两种:一种是解剖学,一种是化学。

第一种我得力于造诣很深的自然科学家摩金坦东,他教我如何在盛水的盆中察看蜗牛的内部。这个功课的时间很短,但是得到益处很多。

我初次学习化学时,运气比较差。实验的结果,玻璃瓶爆裂,多数同学受了伤,有一个人眼睛险些瞎了,教员的衣服烧成了碎片,教室的墙上玷污了许多斑点。后来,我重回到这间教室去时,已经不是学生而是教员了,墙上的斑点还留在那里。这一次,我至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以后我每做这一类实验时,总是把我的学生们隔开得远一点。

我有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野外有个实验室。当一个人在为每天的面包问题而焦虑的生活状况下,这真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差不多四十年来都有这种梦想——一块小小的土地,四面围起,冷僻、荒芜,日光曝晒着,生满蓟草,而且特别为黄蜂和蜜蜂所爱好的。在这里,没有烦扰,我可以与我的朋友们——猎蜂等,用一种难解的语言相问答,这当中包含了不少的观察与实验。这里没有漫长的旅行和远足来消耗我的时间与精力,我就可以时时留心我的昆虫们了。

最后我的希望达到了。在一个小村落的幽静之处,得到一块小小的土地。这是一块“哈麻司”,这是我们给布罗温司的人为一种不能耕种、而且多石子的地方起的名字。那里除掉一些百里香,其他植物很难生长。如果要花费耕耘的功夫,实在又不值



得。不过春天却有些羊群从那里走过，碰巧下点雨，也可以生长一些小草。

然而，这块地上却有少量渗着石子的红土，是曾经粗粗地耕种过的。有人告诉我说，这里生长过葡萄，于是我真有几分懊恼，因为地上原始的植物已被三脚叉弄掉了。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百里香、欧薄荷或一丛矮栎留存其间。百里香和欧薄荷对于我也许有用，因为可以做黄蜂与蜜蜂的猎场，所以我不得已又把它们重新种植起来。

杂草多极了：偃卧草、刺桐花，以及西班牙的婆罗门参——那是长满了橙黄色花，并且有硬爪般的花序的。在这些上面，盖着一层伊利里亚的棉蓟，它的孑然直立的枝干，有时长到六尺高，而且末梢还有大形的粉红球；小蓟也有，武装齐备，使得采集植物的人不知从哪里下手摘取。在它们的当中，穗形的矢车菊，长好了一排列的钩子，悬钩子的嫩牙爬满地上。假使你不穿上高统皮靴，来到这多刺的丛林里，你就要自食粗心的报应。

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所得的乐园呵！



我这个稀奇而冷落的乐园，正是无数蜜蜂与黄蜂的快乐猎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昆虫密集在一处。各种生意都以这里做中心，来了猎取各种野味的猎人、泥土匠、纺织工人、切叶的、制造纸板的；同时也有石膏工人在拌和泥灰，木匠在钻木头，矿工在掘地下隧道，及牛的大肠膜工人，各种各样的都有。

看呵！这里是一个缝纫的